



# 旷古赤水河 传世黔台酒



QIANTAI

电话:86-021-63152788 网址:www.qiantai.com (广告)

重回老家后,我有些“乐不思蜀”了。乡村清新的空气和愉悦的心情让我感慨良多,决定退休后过过自己想要的“两地生活”……

◆我今年43岁了,是家里的老大,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我的家乡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下辖的一个乡村,当初刚满14岁的我就告别了家乡,当时连初中毕业证书也没拿到,就到市里打工了,在绵阳市区的一家饭店里,从学徒做起,起初他们都不发我工资,就是包住包吃,我的一个同村大哥哥在那里做服务员,是他介绍我去做的。

我当学徒的头一年条件是相当辛苦的。当别的城市里的同龄孩子在自己父母的呵护下,吃穿不愁,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读书的时候,我却用自己瘦弱的身体做最累最脏的活,我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勤杂工,洗碗,打扫厨房卫生,给师父端盘子,掏下水道,刮鱼鳞,拔鸡鸭鸡毛……一天忙下来,真的很累,动都不想动。

有时还要当厨师师父的“出气筒”,而且还要看老师傅的脸色,师父炒完菜后,给师父刷锅收拾炉台卫生,这些工作是我们做厨师学徒每天必须干的,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学徒的分内工作,即使这样任劳任怨,你在工作中还会经常被师父批评。

有一次,师父让我拿装菜的盘子,结果我把盘子给拿错了,不是他要的那个盘子,结果被师父一顿说,你是干什么吃的,没带脑子来上班吗?你不适合当厨师,农村娃,你还是回家种地去吧!

工作之外,我每天还要给师父端茶倒水,当他们免费的服务员,当了一年没工资的学徒后,工资总算有了,不过每月只有50块钱。

后来在我的咬牙坚持下,三年后,我终于成功转正了,成了一名正式的厨师,工资也有了提高。正当条件向好的方向改善时,我的生活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弯。怎么回事呢?原来我们那家饭店的生意一直是不好不坏,老板开了几年就有些打退堂鼓了,于是决定加盟一家国内小有名气的川菜饭店,因为他是一名四川女婿,妻子是四川人,但他本人老家却在上海,于是想定居上海,加盟店也预备开在上海。

老板这个人人品不错,比较念旧,本来想把全部员工都带到上海工作。当然,他要听听员工自己的意见,毕竟要远离家乡,到几千里外的上海去谋生,也是需要勇气的。结果10个员工除我之外,只有三个人愿意跟着老板去上海创业,厨师两名,服务员两名。

除我之外,其余三个人都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去的,跟他们的两难选择不一样,年少的我早就听说过“魔都”上海的大名,那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,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,发展机会也得多得多,所以我是十分兴奋地来到上海的。

◆来到上海后,老板很器重积极肯干的我,而且我学东西特别快,善于钻研,经常琢磨出新的菜式,炒菜的口味又特别好,另外作为他原来的班底,他也是充分信赖我的,于是来上海的第二年就提拔我当了副厨师长。

正当我沉浸在年纪轻轻就做到副厨师长的高位时,双喜临门,爱情这时也悄悄降临了。我们的饭店定位是上海的中高级餐厅,老板当初刚成立时在上海招了很多本地的员工,谢芸当时刚中专毕业,作为服务生当时就被录用了,现在做到了领班。她是上海南汇人,比我小一岁,性格外向,活泼可爱。

长期的接触中我俩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近了,她家在当地,家境很好,而且谢芸最大的优点是不势利,不用有色眼光看人。当我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只是四川的农家子弟,家境很差,并且连初中都没念完时,她也没有远离我,相反彼此同样是外向善良的性格反而使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了,我还没升到副厨师长时我俩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

谢芸的父母都是镇上的公职人员,待遇好,工作又

## 情事

倾诉与聆听,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

口述:泽弘 文字:李扬

# 身在“魔都”,放不下对家乡的挂念

稳定,她还有个哥哥,在当地一家大工厂任工程部主管,各方面条件也很不错。当谢芸家里人得知她竟然找了个外地打工仔作为男朋友时,都持反对意见,不过她认定我了。

面对她家里人的反对,我俩并没有屈服和气馁,我也思考清楚了,既然我的前半生是不受老天钟爱的“笨小孩”,但也要勇敢站起来,不能再躺平了,应该积极地奋斗和拼搏,于是那段时间我白天积极工作的同时,考上了夜大行政管理的大专,晚上坚持上夜大的课程,日子过得充实和忙碌。

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,我厚着脸皮跟谢芸去她家里主动去拜访她家人,因为我知道:要想她父母主动邀请我做客,那要等到“猴年马月”,毕竟她家人早就对我先入为主了。

结果那次见面的效果出奇地好,他们发现我不但长得很精神,举止大方,而且现在正在夜大读书,而且我做菜手艺十分精湛,尤其从谢芸口中得知了未满20岁的我已经担任了大饭店“位高权重”的副厨师长,对我俩的未来也有一整套长远的规划,对我也有了笑模样,而且也看出我和谢芸关系融洽,也不再阻止我俩谈恋爱了。

没有了她家人的阻力,我俩的感情顺风顺水,于是彼此相处了三年,我夜大大专毕业后,向谢芸求婚了,她和家人也欣然答应。不过按照当时南汇当地的婚俗习惯,我要当上门女婿。这对我来说无所谓,一来我在老家还有个弟弟,他可以在家负责给我父母养老,当然这不是说我这个老大就放任不管了,对家里不管不顾。其实正相反,当我自从有第一笔工资收入后,每个月我都要给家里一笔生活费,自从当副厨师长后这笔生活费直接翻了三四倍。我父母在农村不容易,咱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我可不能做“白眼狼”。

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深爱着善良的谢芸,为相爱的人这点付出不算什么。何况她家人素质都挺高,婚后我到她家后肯定不会受气的。于是,那一年我俩领了证,风风光光地在两地置办了酒席,婚后就有了女儿,又过了几年,谢芸又生了老二,这次是儿子。一女一男,正好凑个“好”字,我俩这辈子也圆满了。

◆眼看20多年过去了,我俩不再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而且有了两个孩子,生活压力不知不觉就变大了。我早就不在那家饭店做了,婚后没几年饭店生意不好,倒闭了,那时我虽然升到了厨师长,但没办法,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,饭店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失去了工作。

幸好这时大舅子伸出了援手,我也有了大专学历,他介绍我去了一家业务往来的单位工作,刚开始我从一名普通的保安干起,现在升到了月薪一万多的保安部副部长,当时饭店倒闭后,谢芸则应聘到了一家大酒店当起了酒店管理人员。

婚后第五年我俩自己贷款买了房子,从她父母家里搬了出来,大家都知道,上海的房价高,自从我缴了首付款、“荣升”为上海的房奴后,每月都要还很高的贷款,一家人的生活压力陡然增大了起来。

另外雪上加霜的是,几年后我父亲得了胃癌,我还要负担他在绵阳市医院住院的高昂费用和家里的生活费,以及弟弟妹妹的上学费用,当时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在我的资助下,弟弟高中毕业后也结婚生孩子了,在家乡务农。而妹妹学习比较好,我供她大学毕业,她已经在成都成家 and 定居了。

我在当时买了部汽车,白天在公司上班,下班后又跑起了出租,当起了兼职的“的哥”。这一兼职就坚持了10多年,从没间断过,一直到去年6月份,按理说,我俩这样的家庭收入在上海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,最起码出入有车,吃穿不愁。但在上海我作为丈夫和父亲之外,还是几千里外四川的儿子和大哥。

6年前父亲去世了,一年后,母亲又得了脑溢血,失去了自理能力,一年到头只能躺在床上,她和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,而弟弟和妹妹刚结婚,收入又有限,平时弟弟忙着在塑料大棚种菜,而弟媳又在镇里厂里上班,没办法在家时时照顾母亲,为此特意雇了住家保姆,专门照顾她,保姆费及生活费我每月都按时寄过去。

白天晚上连轴转,说不累是骗人的,更何况这一干就是十多年,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,觉得自己精力大不如年轻时不知疲倦的状态了,天天深夜回到家倒头就睡。

就这样,为了生活,我这样的“永动机”日夜不停地运转着,但即使是机器也有损坏“罢工”的时候,半年前我由于身体劳累病倒了,送到医院诊断为冠心病,在病假期间,兼职的出租车生意也按下了暂停键,我也该好好地缓冲一下,把自己身体养好。

于是在医院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又过了一段时间病情稳定后,我抽空去了一趟老家,去看看母亲及弟弟一家。由于在上海平时工作繁忙,已经有5年时间没回老家了,上次回家是在母亲得了脑溢血后去看望她。

这次重新回老家后,我的感受颇深,一直待了一个多月,有些“乐不思蜀”了,因为这5年来家乡的变化太大了,简直有“沧海变桑田”的词语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
以前家里住平房,一直是用旱厕,现在村里人都搬进了高层,用上了冲水马桶;回家途中,以前沿路坑坑洼洼的乡间马路全都换成了平稳的水泥路和柏油马路;农村环境好太多了,到处是清新的空气和看后心情愉悦的绿色;娱乐生活增多了,村里都装上了健身器材,村里的新广场一到晚上都跳广场舞,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……乡亲们脸上的笑容自然也就多了。

我准备和谢芸退休后,就在上海和老家两点一线,在上海住半年,在老家住半年,在两地生活,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